



拥抱冬天 ■ 安徽合肥 耿志国

冬天，声讯最单一也是最寂寞的季节。

她没有春季盎然的鸟啼，没有夏季热闹的蝉鸣，也没有秋季丰收的歌声。冬季声讯的单一与寂寞，袒露着世界的本色与本相。她以最坦诚本真的态度，削尽了花花草草的装扮，坦坦地裸露出天与地的本相，也把人们天暖时过度修饰的妖娆撕去，让位给了御寒冬衣的臃肿。在毫不留情面的严寒面前，再酷再潮的男士女士，也得乖乖地把自己包裹起来。

性情强悍的东北人，老老实实“猫冬”去了；最靠近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也不敢漠视严寒的威严！人类骨子里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一览无余。

冬天，扼杀生命也是最珍惜生命的季节。

曾经葱茏的叶盖，是前朝的回望，更是来日的期许。光枯的枝桠，颤栗于料峭的寒风中，无助地面对昏暗的天空，空旷寂寥的丛林，绿叶不在，鸟儿绝迹，呜咽低吼的风声，穿行于肃杀的林间。严寒考验着所有的生命，也锤炼着所有的生命。没有顽强的欲望，没有坚韧的毅力，没有坚强的体魄，就会遭到无情摧残，甚至被严寒所扼杀。冬天以独特的方式珍惜生命，最本质地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确保了春暖花开时节的勃勃生机。

冬天，颜色纯净又是色彩最为耀眼的季节。

皑皑白雪，覆盖了所有的山林与田野，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片纯净的世界。屋檐下，峭壁边，垂挂着晶莹剔透的冰柱，阳光下，闪耀着仙境般的纯洁；九寨沟的冰凌雪盖，如同蓝宝石般地闪耀；哈尔滨壮美的冰雕世界，闪烁出世界上最绚丽的缤纷色彩；“中国雪乡”数尺厚白雪的震撼，至今令我心驰神往……

冬天，易于懈怠又益于思考的季节。

借调岁月 ■ 安徽合肥 刘学升

2021年3月5日，我接到借调农发行总行参加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通知。赴京报到时，得知我和来自四川省南充市分行的孙维波被分到简报宣传组，主要职责是编发党史学习教育简报、总行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党史学习教育新闻稿，同时撰写总行党史学习教育新闻稿等。

我和孙维波按照领导要求，除了编发总行新闻稿，尽量多编发基层行的稿件。孙维波工作能力很强，经常加班加点且毫无怨言。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中，我们借调人员平时各司其职，关键时刻密切配合，互相补位，为扎实有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付出了辛勤努力。我们远离家乡，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孩子。9名借调人员中，有3名同志的孩子面临高考，1名同志的孩子面临中考，但他们无暇顾及。更让我感动的是，1名同志的岳父因病去世，1名同志的奶奶不慎摔断了髌骨，但他俩依然坚持工作，令人敬佩。

来自甘肃省会宁县支行的青年员工张健，在没有借调总行工作之前，从未到过北京，他在借调3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天天加班，直到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快结束时，才抽出半天时间去天安门参观；来自山东省五莲县支行的青年员工申茂盛，去年9月份回家探亲已得到领导批准，在即将登机时突然接到总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通知，他毫无怨言，毅然按照领导要求从机场返回总行。

我们借调人员除了正常工作，组织生

活也很丰富。党史办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组织我们到香山革命旧址开展主题党日，接受革命教育，临时党支部副书记谷志红同志带领我们重温了入党誓词。临时党支部还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方法，组织借调人员结合自己所在的地域，讲述本土党史故事，使大家听起来耳目一新，深受感染。

借调人员所做的工作得到总行领导和相关部门领导的肯定。一次，我随总行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守俊赴相关行调研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李部长向当地行领导表扬借调到总行党史办工作的员工，并由此表示感谢，使借调员工深受感动。后来，大家陆续返回原单位。归途中，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既有回家见亲人和同事的迫切，又有对在总行党史办共同工作的同志的不舍——忘不了，总行党委宣传部部长赵建生同志、副部长李守俊对我的悉心指导，使我不断提升编发新闻稿的质量和水平；忘不了，总行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莹得知我和孙维波同住一个房间，得不到很好休息，想方设法为我们解决好住宿问题；忘不了，来自河北省分行的陈敬贤、江苏省南通市分行的陆晓、黑龙江省鹤岗市分行的李庆东撰写材料的挑灯夜战……我在总行党史办近11个月日子里，不仅陶冶了情操、丰富了知识，而且收获了许多珍贵的友谊。

一段借调的岁月，也算是我职场生涯一段额外的收获。

冬天，无情却也是最有情义的季节。

她的情义，不是风和日丽时的温柔，不是花香果甜里的缠绵，她的情义，如同悲剧产生的美感，撕破了美好，产生强烈的震撼；她的情义，不仅维护和保证强悍物种的繁衍生息，源源不断，她的情义甚至印证着某种正义的呼唤。

对于自然界的冬天，以及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人生的冬天，或许有着些恐慌，有着些畏惧，然而，我却要拥抱冬天，尤其是人生的冬天。

大自然的冬天，并非全是肃杀，她在蓄积；人生的冬天，并非单纯凄惶，她深沉而厚重！

拥抱冬天，拥抱人生的冬天，要有坚强的臂膀，要有宽阔的胸膛，更要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

拥抱冬天，拥抱人生的冬天，需要勇敢、坚韧、乐观，更需要精神的坚持与昂扬向上！

随心的雪

■ 安徽肥西 张建春

中午时分风雨交加，之间还夹杂着大片小片的雪花，天空阴沉，似乎在预示着一场大雪即将来临。这几天网上雪的消息如雪片，争先恐后地报告大雪将来，许多应对大雪的预案也见诸文字，若再不下场大雪，还真不好交待。雪没成气候，雪花飘了阵，骤停了，但雪还是下了，不能说一阵子飘逸的雪花不是雪？见雪了，见雪乃见冬天的花。

对雪我是矛盾的，爱雪天雪花飞舞，爱一片银色的世界，雪有真性情，真切得可爱。不过雪的另一面是残酷的，天寒地冻，再加上大雪，苍生就有了无奈的一端，大雪成灾，白雪便成了黑雪。窗前的梅花在早些日子就开了，一红一绿，开得惨淡，她们也在等雪，雪能给她们送来水分，也将天空清新了。水和清新都是梅花喜爱的，雪花飘飘的时间，一定是梅花开得最欢畅的日子。去年雪大，我不止一次在梅树下停留，看梅花挣破雪的包围，亮出美和香来。踏雪访梅是冬季里的第一雅事，不知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倾倒，写下许许多多传世佳作。雪花飘时，我打开窗户去看红梅绿梅，还别说，几乎是瞬间，两株梅花精神了很多，飘雪中不少梅蕾绽开，淡淡地吐起幽香，“梅花欢喜漫天雪”，是诗人抒情，更是梅发自肺腑的情怀。

如果是赏雪，城市的雪不如村庄的雪，而村庄的雪肯定逊于旷野的雪。旷野的雪是不被打扰的，雪花野性，可以放浪形骸。放浪形骸的结果可想而知，形成的雪原也是野性的。村庄的炊烟往往吹送得很远，落脚处正是野性的雪原。炊烟在雪原上弹跳，若似游动的线条，在一张张老宣纸上恣意地浅墨淡彩，煞是有意境，煞是有诗情。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大雪、猛雪不陌生，有些年头年年大雪，大雪封门。那时是没有什么心思欣赏雪景的，更多的是在雪天里发愁，愁吃愁穿，愁房子，“茅屋为秋风所破”，大雪比秋风厉害，猛烈的积雪是会压塌茅屋的。我就随家人扒过屋顶积雪，用接长了竹竿的草“扒子”扒拉，听雪窸窣地从屋顶上落下，心惊肉跳，却又安下一份心。房子如果被雪压坍塌了，家就不成家了。如此，还有心思去欢呼一场大雪、暴雪吗？记得村子里是有报春的红梅的，雪天里开得欢，可从不见踏雪访梅的人，真有，也是怕大雪压折了梅的枝干。踏雪访梅是雅人的事，过去的村人雅不起来，为稻粱谋者，发出的最具诗意的叹喟是“大雪兆丰年”。不过，历朝历代还找不出比这叹喟更为诗性的。叹喟是来自雪野的，不知欣赏雪景的农人，口口相传了一行最好的诗句。

大雪兆丰年，在经历了一场大雪，甚至是灾难后，人们的心中充斥了美好的希望和坚实的寄托，这差不多是雪的另一面。下午短暂的飘雪停后，我和妻子带着孙子上上奔花木城，雪天与花木对视，有特殊的情趣。现代技术给花木以新的号令，花木的葱茏和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无关了。花木城如是在春天，南花北果澎湃。上上一眼号上的是盆栽的沙糖桔，一盆高不过三十公分的桔子，结满了果实，很是饱满。上上编了个故事，说是中午梦见了，一定要买下。事实上比沙糖桔更好的还有金桔、柚子、佛手之类，经营者有创意，把果林搬进了暖室，透着硕果累累的景像。桔有吉的谐音，极好。

大雪欲来，花木城的春意浓、节日氛围浓，来选择年宵花的人络绎不绝，彩色的花，诸如月季、兰花、杜鹃、海棠、腊梅、红梅等大受欢迎，喜庆而不失美丽，一盆盆地向外搬，才不管大雪、暴雪呢。上上选了沙糖桔，我选了瑞香，妻子选了杜鹃和海棠，三个人算是满载而归。上上见了金鱼又走不动了，他自己挑，买了六条，游鱼欢快，我们的心情都很愉悦。

愉悦因花，可和雪的来临还是分不开的。我免不了有些回忆。对雪的欣赏还是来自心境的，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人独有的。好日子有了，饱暖不愁，对雪的认识就是飘逸和风景了，所以才有千万人因雪而欢呼。踏雪访梅是好趣味，可现今能寻访的太多了，一场雪下的是普天下的好趣味。中午的雪没积下，不就有人大惊小呼：鹅毛大雪飘飘，听到了雪落的声音……雪可观、可赏、可听，多维度、立体，好心情总是完整和立体的。晚上，我推开窗户，天空寂静，不出意外，路上的雪将在夜间铺陈，对着搬进室内的花草，我将沐雪而识赏她们。